

雅人有癖

近代奇人點將錄

(上)

● 李遠榮

龔自珍賭博理論多

十賭九輸傾家蕩產

龔自珍（一七九二—一八四一）清仁和人。字璣人，號定盒。道光進士，官禮部主事。其學出入於九經、七緯、諸子、百家而自成一家之言；為文幽渺深邃，詩亦奇境獨闢；以奇才名天下。著述極富，惜多散佚弗傳。

詩人龔定庵生性浪漫，嗜賭成癖，尤其喜愛「搖攤」，就是用骰子搖寶這種賭法。龔自稱能用數學原理，占出盧雉的盈虛，而且，他還在臥室的蚊帳頂上，寫滿一二三四等數字；閒暇時就高臥床上，仰觀帳頂，屈指計算，研究骰子的消長之機，自稱對賭學深有研究。而事實上，他是每賭必輸，僅能稱作賭博的「理論家」而已。

一次，有位揚州鹽商大宴賓客；當地紳士巨賈都到了，酒酣席散後，就在屋後花園裡玩起「搖攤」來作餘興。龔定庵雖也在座

，但無奈口袋中錢少，無法入局，只好在花園中徘徊踱步。正當他仰天嘆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時候，恰巧被一個朋友看見，頗感詫異，便問龔說：「今日盛會，您正可大顯身手，怎麼一人在這兒踽踽獨行。」龔定庵答道：「今日開寶路數，我已計算過，可以說是穩操勝券。無奈口袋裡沒錢，只好失去這良機了。」

那位朋友極為傾慕龔定庵的文才，又聽龔定庵說有必勝的把握，便慨然借錢給龔定庵，相偕入局。可沒想到這一夜，龔定庵但凡下注便次次皆輸，沒多久便把借款輸得分文不剩。龔定庵按捺不住胸中怒火，便拍著胸脯，大步出門而去。那位朋友尾隨他出來問道：「您自稱賭術甚精，十猜九中，可怎麼一入局就大敗？」定庵回答說：「有人才比班馬，學通孔鄭，然而卻屢試不中，久困科場，這實在是因為魁星不照的緣故。我猜通賭術卻屢賭屢輸，這並不是賭博的錯，實在是因為財神不照的緣故啊！」後來龔定庵果然因為嗜賭而傾家蕩產。

翁同和寫貼招訪鶴

兩行淚不為兒曹彈

翁叔平（同和）是清光緒皇帝的老師，別號松禪，晚號瓶庵居士。咸豐進士第一。穆宗、德宗兩朝，皆值弘德殿為師傅。歷刑、工、戶等部尚書，兩任軍機大臣，授協辦大學士。戊戌政變，以贊助德宗罷職，卒於家，諡文恭。同和詩文簡重，書法沈雄。晚歲以繪事自娛，山水有古致。

甲午年，日本海軍艦隊侵略朝鮮時，翁氏為主戰派。他和康有為、梁啟超等人均為帝黨的智囊，與主和派李鴻章政見各異，爭執甚為激烈。翁氏喜愛鶴，曾養了兩隻丹鶴，後來，鶴鳥飛失，他親筆書寫了「訪鶴」招貼，懸賞以重金尋求雙鶴。

翁同和為當代著名法家，尋鶴的招貼寫得很工整，命人在街頭張貼。轉眼間招貼就被收藏家或是書法愛好者揭走了，一時轟動京城，有人作詩諷刺這件事。

「軍書傍午正傍徨，惟有中堂訪鶴忙，從此熙朝添故事，風流猶勝半閑堂。」與此同時，吳清卿（大澂）任湖南巡撫。有位安吉人士叫吳俊卿，工篆刻，偽造「漢渡遼將軍印」，騙取大價錢，正好被吳大澂買下，吳喜出望外，認為這是他立功邊關的預兆，便清纓殺敵。然而他所統帥的士兵，素無訓練，又缺乏作戰經驗，臨陣不久，便潰不成軍。當時，有人以翁、吳為題寫了一幅對聯：「翁叔平兩番訪鶴，吳清卿一味吹牛。」翁叔平（同和）因尋鶴受諷，但他為人仍不失耿直，以後遭到慈禧太后的忌恨，慈禧逼令光緒將他斥逐。戊戌政變後，又因為他力保康有為，被罷官革職，永不錄用。翁死後，江蘇巡撫奏聞朝廷，僅批「知道了」三字，其所遭冷遇可見一斑。翁叔平臨終時，自知不起，便口占二十字，示警侄孫：「六十年間事，淒涼到蓋棺，不將兩行淚，輕為汝曹彈。」

常熟翁氏一門顯貴

常熟翁氏一門，自清朝道光至光緒年間，備受青睞。從翁心存開始，父子帝師，兄弟督撫、叔侄甲第，一門兩狀元、兩內閣大學士，顯貴冠於江南。宦海波濤洶湧，在富貴之中，也隱藏著禍患。翁氏雖是一門顯貴，但也屢經牢獄之災，罷黜之禍。

明朝萬曆年間，太常寺卿翁憲祥是常熟翁氏的近支遠孫，他的孫子翁叔元在清朝康

熙年間，曾任司寇。此後，翁氏冷落了百餘年，直到道光年間，翁心存中了進士，才又振興起來。翁心存，字二銘，道光二年進士，歷任翰林院編修、大理寺少卿、內閣學士、擢工部、戶部侍郎，升工部、刑部尚書，兼管順天府尹事，因失察盜案革職，又起為吏部、戶部侍郎，升兵部尚書，調吏部尚書，協辦大學士。咸豐八年，升體仁閣大學士。當時軍機大臣、戶部尚書肅順鑒於經費支絀，主張在北京近郊種鴉片，以增加財政收入。翁心存倡議反對，使肅順的計劃不能實施，由此肅順謀興大獄，翁心存不自安，於是稱病辭位去職。咸豐駕崩熱河以後，慈禧設計殺肅順等輔政八大臣，實行垂簾聽政。為了收拾人心，慈禧起用了當年被肅順等排擠的原大學士翁心存等老臣。他受命在弘德殿行走，並任同治帝的師傅。同治元年，翁心存的長子翁同書在任安徽巡撫之職時，因失陷城池，被曾國藩舉劾，下刑部獄，定斬監候。翁心存因此憂悸漸憤，衰病不支，於這年十一月病死，贈太保，謚文端。

翁同書是翁心存的長子，字祖庚，一字藥房。道光年間進士，歷任翰林院編修，貴州學政、詹事府中允等官。咸豐初年，太平軍興起，翁同書奉命赴江北北大營充當翼長，受命幫辦揚州軍務，以侍郎候補。咸豐七年，翁同書被授為安徽巡撫，幫辦軍務，因招降苗沛霖，駕馭不當，致使苗降而復反。咸豐十一年，翁同書交卸巡撫職務，正想從壽

州入京，不意苗沛霖入壽州，但翁同書得脫回京。由此眾議嘩然，曾國藩上疏嚴詞舉劾，朝廷降旨將翁同書拿問，繫刑部獄，交五大臣議罪。大學士周祖培等托詞翁同書業已交卸巡撫職務，無守土之責，極力為之開脫；但大學士桂良堅持以統兵大吏，守備不設，以致失陷城寨，律當治罪。同治元年二月，定擬斬監候。十一月，因其父翁心存病故，同書得暫釋出獄治喪，守孝百日。同治二年二月再入獄。為撫慰翁氏家族，朝廷特准翁同書次子翁曾源會試中試，以一甲一名狀元及第。這一年秋，刑部按例斬監候的獄犯擬議，又奉旨監禁。十二月，因皖省肅清，免其死罪，加恩發往新疆效力贖罪。同治三年五月，在山西途中，得到督辦剿回軍務欽差大臣都興阿奏調，赴甘肅軍營效力。同治四年十月，因患病疾死於洗馬池。朝旨命開復原官，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賜恤，增右都御史，謚文勤，並准在揚州立專祠。翁心存次子翁同保早死。三子翁同爵，字玉甫，號庠生，以父蔭授兵部主事，升員外郎；父喪釋服起復後，出任地方司通，荐升陝西巡撫湖北巡撫兼湖廣總督，死於任所。

翁同和是翁心存的第六子，字叔平，號瓶生，晚號瓶庵居士，筆名松禪。咸豐六年會試中狀元，入翰林院為修撰，同年任實錄館協修。咸豐八年放陝甘鄉試副主考，出閣便改任陝西學政，同治三年冬丁憂，四年初起復，派弘德殿行走，為兩宮太后和同治帝

講讀。同治七年為國子監祭酒，同治十年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。光緒元年署刑部侍郎，光緒二年，翁同和受命入毓慶宮行走，任光緒帝的師傅，達二十年之久。在此期間，他歷任戶部侍郎，都察院左都御史、刑部尚書、工部尚書、戶部尚書、軍機大臣等要職。還充任會典館總裁，順天鄉試正考官，國史館副總裁等職。光緒二十一年，翁同和又兼任總理衙門大臣，次年兼方略館總裁。光緒二十三年，任協辦大學士。甲申春間，全體軍機得了個大處分，斥退了恭親王奕訢，翁同和因在事僅三個月，得了個革職留任退出軍機的處分。

甲午中日之戰時，正是翁同和再入軍機之時，他兼任戶部尚書，力主與日本決戰，受命恭親王奕訢督辦軍務。當中國戰敗，李鴻章赴日議和時，翁同和主張寧贈賠款，不可割地，繼而又欲借俄、德等國之力阻止割地，但均未成功。後人的公私筆記都將此次戰事的責任推給他，未免有欠公道。

光緒年間，滿朝文武大臣多半為慈禧太后之黨，主要大臣中唯有翁同和是帝黨。他不滿慈禧太后在歸政後對光緒帝仍然事事掣肘，又痛心於「馬關條約」辱國太甚，開始傾向變法，對康有為等甚為佩服，曾主動訪康。他除了將康有為主張變法的條陳轉達給光緒帝外，又向光緒帝推荐康有為、梁啟超有「經世之才，救國之方。」因此素為慈禧太后所厭惡，欲置之死地而後快。

「百日維新」後四天，慈禧為了打擊維新運動，削弱帝黨，強迫光緒下詔，以翁同和「漸露攬權狂悖情況，斷難勝樞機之任」為由，開缺回籍。據說舊曆四月廿七日，是翁同和六十九歲生日，當日上午，許多親戚故舊都到翁家祝壽。那天清早，翁同和到軍機房等候召見，忽然有個蘇拉出來傳話：「今天沒有翁中堂的啟兒，請回去吧！」他心知有異，從裡面出來，走到陶然亭，很晚才回家，開缺回籍的邸鈔也送到了。九月二十一日，戊戌政變失敗後，翁同和又因保荐過康有為等人，遭到彈劾，加重處分「永革不敘用，交地方官嚴加管束。」翁同和回籍以後，以作詩、寫字消遣時日，並改繕自己的日記，光緒三十年病逝。宣統即位後，下詔恢復翁同和的原官，追謚文恭。

康有為到陝西講學

順手牽羊藏經被截

康有為（民國前五四—民國十六）清南海人。原名祖詒，字廣夏，一字更生，號長素，別署西樵山人。光緒十五年，以諸生伏闕上書，建議改革，清廷不之省；甲午中日戰後，更上變法自強策，又設強學會於京師，聲名籍甚。翁同和力薦有為於德宗，於是德宗召見之極加信任；惜為保守派所排擠，遂失敗。康有為於學，始好周禮，繼研公羊，著書立言，富於創造力，著有新學偽經

考、孔子改制考、孟子微、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、大同書等。

民國十年十二月份，陝西督軍劉鎮華仰慕康有為的大名，邀至陝西講學。劉鎮華把康有為奉為座上賓客，熱情款待，親自陪同他遊覽陝西的名勝古蹟，到過大雁塔、樓觀台、華清池。

康有為在興教寺觀賞時，提出要看唐三藏所取之經。經屬國寶，一般不允許觀看，但劉鎮華下了命令，和尚不敢阻攔。康有為一見經書，兩眼放光，連續多日，翻閱經卷，在劉鎮華的支持下偷偷帶走好幾本。

不幾天，康有為拿唐僧藏經的消息還是傳開了，激起了陝西文人和百姓的不滿。陝西省實業廳廳長劉楚才在報上發表詩一首，借孔子「論語」中的話譏諷康有為，詩曰：「老而不死是為，國家將亡必有。」

在這首詩中第一句省去原句的「賊」，第二句省去原句的「妖孽」。劉楚才的詩使康有為惱羞成怒，回詩一首，攻擊劉楚才，詩曰：「楚國無一為寶，才木不可勝用。」

第二年初，康有為攜所盜之寶，偷偷離開西安，劉楚才及保國會（保存國料會）成員和陝西儒生聞訊趕到潼關追上康有為，硬是把康所盜之經書追了回來。

梁啟超辭謝僑生女

難還君明珠雙淚垂

梁啟超（一八七三—一九二九）清末新會人。字卓如，號任公。光緒甲午中日戰後，啟超提倡變法，並於上海主撰時務報。著變法通議，刊布報端，啟發國人之革新思想。以徐致靖之薦，德宗召見之，與譚嗣同、楊深秀、康廣仁等六人，同參新政，為保守黨所反對，遂失敗，譚、楊等皆被殺，啟超遁日本；民國三年，熊希齡組閣，啟超任司法總長，迨袁氏謀稱帝，乃與蔡謨密籌倒袁之策；並赴兩粵，佐陸榮廷宣告獨立，袁氏卒飲恨以死。啟超晚年不談政治，專以著述講學為務，又深研佛學，知人生雖幻，而精神決不與軀殼同死，故一生奮鬥，至死不倦。著有墨子學案、墨經校釋、清代學術概論、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、先秦政治思想史、飲冰室文集等。

一八九八年年底，二十八歲的梁啟超應康有為之邀到美國檀香山辦理保皇會，受到華僑及美國知名人士的熱烈歡迎。梁啟超演講慷慨激昂，華僑姑娘何惠珍翻譯流利準確，博得熱烈的掌聲。何小姐正當妙齡，風度翩翩，她非常欽佩梁啟超的才華，向他表示了愛慕之情；「我萬分敬愛先生，但可惜僅愛而已，今生或不能遇，願等來生。但願先生賜以肖像，即遂心願了。」梁啟超惘然不知所措，不久便到外埠演講離開了檀香山。當時，當地一家英文報紙，對梁進行攻擊。梁雖長於論戰，但不會英文，有話難言。但這時忽有數篇同一署名的文章起而駁之。梁

不知作者是誰，回檀香山後，才曉得就是何小姐，不由得暗暗敬佩。當時梁的幾個好友都希望他能與何小姐結合。但梁說：我與譚嗣同在中國創立了第一個一夫一妻世界會，違背道義對不起先烈，況且我流亡在外，頭顱即值十萬（指清政府懸賞十萬銀子捉拿他），隨時有生命危險，一個結髮妻子，尚且離多會少，哪能再連累人家。不久，何惠珍的老師宴請梁，何惠珍也在座。席間，侃侃而談，何談及的諸問題，幾使梁無以應付。晚上回到寓所，梁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靜，便給妻子寫了一封信，談及與何小姐相識的經過。梁夫人接信後，即欲成全其事。但梁終於以理智戰勝了情感，把小像贈與何小姐，表示自己兒女長大，將請她教導。何小姐回贈一把親手織成的小扇。梁寄回家中，請夫人代為珍藏，並函告夫人：「我在惠珍幫助下，學會了官話，很想得惠珍之助，馳聘世界，但人情、理智，均萬無可能……」梁啟超終其一生，對夫人的感情一直十分深篤。

梁啟超出生於廣東省新會縣熊子鄉一個世代為農的家庭，八歲應童子試，即有神童之稱，十一歲考中秀才，十七歲參加廣州鄉試，榜列第八名舉人。當時主持會試的主座為禮部尚書李端棻，他對梁啟超的才華極為欣賞，當即請副座王仁堪為媒，把堂妹李惠仙許給梁啟超為妻。梁啟超少年得志，但中舉後的會試，屢試不第。曾一度困頓科場。光緒二十一年，梁啟超赴京會試，副考官李

文田對他的考卷十分賞識，已議取中，但被正考官徐桐取消。李文田在梁啟超的試卷後面批有「還君明珠雙淚垂」的字句，以示惋惜，一時傳為儒林佳話。

根據胡思敬「國聞備乘」記載：

「科場會試，四總裁按中額多寡，平均其數，各定取舍，畸零則定為公額；數百年相沿，遂成故事。己未會試，徐桐為正總裁，啟秀、李文田、唐景崇副之。文田講西北輿地學，刺取自注《西遊記》中語發策，舉場莫知所自，惟梁啟超條對甚詳。文田得啟超卷，不知誰何，欲拔之額已滿，乃邀景崇共謁桐，求以公額處之。桐閱經藝，謹守御纂，凡牽引左義者皆擯黜不錄。啟超二場經義發明孔注，多異說，桐惡之。遂斷公額不予。文田不敢爭，景崇因自請撤去一卷，以啟超補之，議已成矣。五鼓漏盡，桐致書景崇，言傾所見粵東卷，文字甚背繩尺，必非善士，可不取；且文田祖蔭同鄉，不避嫌，詞甚厲，景崇以書示文田，文田默然，遂取啟超卷批其尾云：還君明珠雙淚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時。」這一次南海康有為的卷子也是李文田所拔。有為是科中第五名，據說徐桐之所以堅持摒黜梁啟超，是因為錯把梁啟超的卷子當成了康有為的卷子。梁啟超拿到落卷後，看見卷後李文田的批語，感為知己，便專程拜訪李文田。晤談之間，李文田聽了梁啟超的一些議論，大為不快：因為李文田也是舊派人物，對維新思潮有深惡痛絕之感。